

# 超越维多利亚时代的爱情观<sup>\*</sup>

## ——互文性视域下的《王子出行记》

袁 欣

**内容提要**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王子出行记》具有丰富的互文性因素，深入挖掘这些因素，有助于理解其时代内涵。《王子出行记》是“基督教寓言”的说法稍显肤浅，本文运用互文性视角，挖掘这首童话长诗的深层涵义，探讨诗人在改写前文本的过程中，与时代展开的对话，强调她在爱情观上对维多利亚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突破。

**关键词**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 《王子出行记》 互文性 维多利亚时代 女性主义

DOI:10.16345/j.cnki.cn11-1562/i.2015.03.008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王子出行记》（以下简称《王子》），是一首具有童话风格的诗歌：遥远的国度里住着一位美丽的公主，苦苦等候前来迎娶她的王子。而王子在旅途中经历了种种诱惑和考验，耽搁了行程，等他赶到目的地的时候，公主刚刚过世，正在举行葬礼。关于这首诗歌，笔者曾在《骑士精神的消亡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困境》<sup>①</sup>一文中指出，罗塞蒂不仅是简单地改写童话故事《睡美人》，<sup>②</sup>而且借用了《天路历程》和《雅歌》的叙事结构，以戏仿的手法颠覆骑士传奇即西方浪漫文学的传统，巧妙而含蓄地折射出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在爱情和婚姻方面所面临的困境。本文将在这一思路的基础上，通过《王子》与传统爱情诗歌、丁尼生的《公主》、狄更斯的《远大前程》等作品的比较，在互文性的研究视域下进一步探索这一问题，发现诗人以含蓄的手法

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家、思想家展开对话，通过诗歌表达了维护女性独立和自由的精神追求。

### 一、“及时行乐”：《王子》与传统爱情诗歌主题的互文性

在西方的抒情诗传统中，“carpe diem”是一个常见的主题，这一习语本是拉丁文，出自贺拉斯（Horace）的《歌集》第1卷第11首，<sup>③</sup>中文可译作“及时行乐”或“珍惜时光”。这位古罗马诗人在诗中传达出如下思想：世事无常，人生难料，即使就在当下，说话间时光已然流逝，“及时行乐吧，莫将希望寄予明朝。”<sup>④</sup>而另一位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Catullus）则将这一主题与爱情结合起来：

生活吧，我的蕾丝比亚，爱吧

……

<sup>\*</sup> 本课题为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为13YBB03。

而我们短促的光明一旦熄灭，  
就将沉入永恒的漫漫长夜！<sup>⑤</sup>

卡图卢斯的这首爱情诗表现出时间与情爱的冲突，成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人竞相模仿的范式。<sup>⑥</sup>例如，斯宾塞在十四行组诗《爱情小唱》（*Amoretti*，1595）第70首中写道：

我的爱人在冬闺还未全醒，  
漫不经心躺着没有起来；  
去告诉她快乐时光不会久停，  
除非你抓住时光的刘海；  
……要是她错过她的良偶。  
在青春的时候要加速赶快，  
没有人能把逝去的时光召回。<sup>⑦</sup>

再如，莎士比亚在《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第2幕第3场中写道：

什么是爱情？它不在明天；  
欢笑嬉游莫放过了眼前，  
将来的事情有谁能猜料？  
不要蹉跎了大好的年华；  
来吻着我吧，你双十娇娃，  
转眼青春早化成衰老。<sup>⑧</sup>

又如，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的《给少女的忠告》（*To the Virgins, to Make Much of Time*）：

含苞的玫瑰，采摘要趁年少，  
时间老人一直在飞驰，  
今天，这朵花儿还满含着微笑，  
明天它就会枯萎而死。  
……人生最美便是那青春年华，  
意气风发，热血沸腾，  
一旦虚度，往后便是每况愈下，  
逝去的韶光呀，永难重温。

那么，别害羞，抓住每一个时机，  
趁着年轻就嫁人，  
因为，如果你美妙的时光丢失，  
你一定会抱憾终生。<sup>⑨</sup>

此外，如安德鲁·马伏尔（Andrew Marvell）、埃德蒙·沃勒（Edmund Waller）都有类似的诗歌。<sup>⑩</sup>

不难发现，在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人在创作以“及时行乐”为主题的爱情诗时，遵循卡图卢斯的模式，从男性的视角（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劝告心爱的姑娘：美貌和青春都无法与时间抗衡，莫要矜持，须敞开心扉，及时行乐。而玫瑰作为女性韶华易逝、容颜易老的象征，是此类诗歌最常用的意象。

将《王子》置于这一抒情诗传统中考察，可以看出罗塞蒂将传统的关于“及时行乐”的劝说对象从女性改为男性。在《王子》中，劝诫的对象由被追求者（公主/姑娘）变为追求者（王子/骑士），提醒王子莫负青春、及时行乐的声音几乎从开篇起便回荡在他的耳边：

一百种忧伤的声音扬起哀鸣，  
一百种喜悦的声音随风传唱：  
“光阴易逝，生命短促，  
……人生美好，爱情甜蜜，尽尔所能，把握今朝；  
爱情甜蜜，明天或许会凋落；  
爱情甜蜜，把握今朝。”

（37-42行）<sup>⑪</sup>

这一劝诫的对象是男性，与传为唐代无名氏（一作杜秋娘）所撰的《杂诗》非常相似：

劝君莫惜金缕衣，  
劝君须惜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

莫待无花空折枝。<sup>⑫</sup>

而公主在诗中同样是玫瑰的化身，却丧失了传统抒情诗中女性在情感上的主动权和优越感，变得顺从、温柔、被动（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的要求），苦苦守候爱情，期待良人早日迎娶自己。公主对婚姻的渴望，以及她郁结于心的愁苦和等待，类似于汉代《古诗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

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  
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  
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  
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sup>⑬</sup>

在《王子》中，罗塞蒂从女性的视角逆向改写了英诗传统中以“及时行乐”为主题的爱情诗，极具反讽意味，大致可归纳如下：劝诱的对象由女性变为男性；虚度光阴、辜负爱情的人由女性变为男性；掌握情感主动权的人由女性变为男性；将原本劝诱中的恐吓之词，如“枯萎而死”、“抱憾终生”等等，变为残酷的现实——白发苍苍的公主成为死神的新娘。罗塞蒂对劝说对象的改变，凸显了王子的犹豫、拖沓、延误，一个原本可以成为大团圆的喜剧故事，变成了无可挽救的悲剧。我们有理由把这看作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男性的讽刺，也可以看作是对当时女性之悲哀的倾诉。

## 二、《王子》对丁尼生《公主》的改写

同样以爱情为主线，同样借骑士传奇的体裁来探讨女性问题，《王子》最直接戏仿的作品是丁尼生的《公主》。这一改写的痕迹，从标题即可看出——丁尼生的“公主”变成了罗塞蒂笔下的“王子”。

在《王子》一诗中，王子自始至终都能听到一个恳切的声音催促他，一再提醒他公主

的青春易逝。这个声音是谁发出的？有时出自18行中王子“宿命的真实的声音”，有时又出自109行中“守望的云雀”，而大部分时候诗人并没有明确的交代，或许是神的声音，甚至有可能是王子内心深处自己刻意忽略的良知。即使如此，王子仍不能抓紧时间前行，使公主得到本应归她所有的爱情和幸福。从互文性的角度看，在这一系列催促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云雀”的声音——《王子》中的“云雀”与丁尼生《公主》中的“燕子”最具互文性。

在各自的诗中，这两种鸟儿均作为爱情和希望的信使，催促所爱的人珍惜时光，因为爱情经不起岁月的蹉跎。《王子》一诗中：

“起来，起来，起来，”守望的云雀喊道，  
如同清脆的起床号“听，你听！  
冲向最高的目标，飞向终点。  
起床吧，懒骨头，新的黎明已经降临；  
如果再睡到夜幕低垂，  
你还要再等一个早上。”  
……啊！贪睡的人，  
一直沉浸在美梦之中，结果可不好。  
约束你的疲软和松散，  
别再迟缓，动作要快。

(109-120行)

在丁尼生的诗中，王子向公主唱了一首情歌《燕子呀燕子》，歌中的燕子是王子爱情的使者，王子希望它可以飞到自己所爱姑娘的身旁，替自己向她诉说衷肠，告诉她“情爱绵绵人生短”，并询问姑娘：

为什么，她迟迟不让心里充满爱？  
如今树林里一片青青，为什么她  
却一味延误，犹如那柔嫩的桤树？<sup>⑭</sup>

在互文性的视域下，《王子》对《公主》

的逆向改写跃然纸上，被催促、被质疑的对象变成了王子，正是因为他“迟迟不让心里充满爱”、“一味延误”，最终导致二人的恋情未曾开花便已枯萎。王子一开始以天气为借口，直等到月圆时节才踏上迎娶公主的旅程（17-18行），陪伴他的是一只象征“希望”的云雀（105行）：

世上最英俊的王子，  
与歌喉婉转的云雀一起欢唱。

（51-52行）

甚至在王子没有抵制住挤奶姑娘的诱惑、耽搁了一晚之后，第二天清晨，唤醒他、催促他的也是云雀（见上面的引文）。而云雀的意象随后便消失了，催促者的身份也不再明朗，这一消失的云雀意味着希望的破灭。在丁尼生的笔下，王子抑制不住对公主的思念之情，希望自己随燕子一起“飞到她窗棂上歇下”，将他的“万千情意”化作呢喃向她诉说（162页），而罗塞蒂笔下的王子正相反，“并不太把公主放在心上”，她写道：

失魂落魄的公主在城堡里  
在窗棂后沉睡，死去。

（487-488行）

《公主》是丁尼生于1847年出版的长篇叙事诗，笔调亦庄亦谐。诗人借用中世纪骑士传奇的文体，以古喻今，探讨了女性在维多利亚时代应扮演的社会角色，女性的教育问题，以及婚姻是否应成为女性的唯一归宿。诗中的艾达公主（Ida）极具女性主义思想，她不愿履行从小订下的婚约，立志要像男人一样有自己的事业，在她创办的女子大学里，男士禁止入内。而王子为了追求艾达公主可谓费尽心机、百折不挠，他为了接近公主，甚至男扮女装混入艾达的女子大学，他为了激发公主的女

性温柔，不惜在比武中战败负伤，以便得到艾达公主的看护和照料。最终，公主被王子的痴情和执着所感化，甘愿与王子携手共度一生。丁尼生将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转化为爱情传奇中传统的女性形象，符合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爱情观和婚姻观。

丁尼生在这个骑士传奇中穿插了三首以“及时行乐”为主题的抒情诗，可谓与全诗的主题、情节的发展、人物的思想变化丝丝入扣。第一首即为上文提到的《燕子呀燕子》，是王子在男扮女装时，用假音（模仿女子的声音）唱给艾达公主听的，希望公主可以敞开心扉，接受自己的爱情，而此时的公主对这类传统的爱情诗嗤之以鼻。随着情节的发展，艾达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原本的“铁石心肠”随着对孩子的喜爱和对病人的看护，逐渐软化下来，表现出女子温柔、母性的一面。在王子的病榻旁，公主低声地吟诵另两首“及时行乐”的爱情诗：在《现在红花瓣、白花瓣——睡着》一诗中，男性叙事者呼唤所爱的人：

最亲爱的，你也就蜷起身子  
滑进我怀抱，整个融汇于我。

（165-166页）

而另一首《下来吧，少女，从那高山上下来》，则是呼唤少女从冰冷的高山上（接近天堂的地方）下来，亦即劝说少女放弃天堂中冰冷的贞洁，投入爱的峡谷（166页）。学者们指出，由艾达公主在王子的病榻旁朗读这两首“及时行乐”的抒情诗极具深意。凯莱普-伊特耐尔（Clapp-Itnyre）认为，艾达读诗的行为意味着她对自己的劝说，说服自己接受王子的爱情、成为他的新娘，是对传统角色的回归。<sup>⑤</sup> 马里恩·萧（Marion Shaw）也指出，自此艾达从语者转变成听者，从女性主义的诗人转变成男性诗歌的读者，而她最终选择沉默、被动和自我怀疑，被装点成传统中好女人

的特征:羞涩、苍白、叹息、温柔的眼眸和颤抖的声音。<sup>⑥</sup>

这三首抒情诗有两首可以在《王子》中找到回音。除上文论述的燕子和云雀之外,《下来吧,少女,从那高山上下来》一诗和《王子》也有呼应,《王子》中沉睡的公主恰恰住在高山之巅。

如同丁尼生的《公主》,罗塞蒂的《王子》也采用了骑士传奇的文体,故事中的王子和公主也是自小订立了婚约。但与丁尼生的公主相反,《王子》中的公主自始至终都作好了恋爱和结婚的准备:诗中的女主人公被称为“公主”其实只有一次,她几乎通篇都被称为“新娘”,多达15次。丁尼生笔下的公主,最终被王子的痴情和执着感化,逐渐展示出女性温柔的一面。而罗塞蒂笔下的公主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艾达经过改造后的品质:贞洁、温柔、被动、忧伤、脆弱,也是维多利亚时代完美女性的形象。无奈王子一味延宕,缺乏爱的热情和执着。

在艾达公主没有被“感化”之前,曾对王子所唱的《燕子呀燕子》嗤之以鼻,认为这一类的爱情诗不过是男人们诡计多端的伎俩罢了,他们吹奏出温柔的曲调,将魔鬼的大门装点成天堂大门的样子,蛊惑女人心甘情愿地充当被牺牲的供品。这座女子大学中的师生都看不上这一类的情诗,艾达还特别提到她以前的一个侍女就被唱这类情歌的骗子害得失了心智,哭瞎了双眼,早早离开了人世,<sup>⑦</sup>这和《王子》中的公主如出一辙。而罗塞蒂对文学传统中浪漫爱情的质疑,使得她与艾达公主最初持有的女性主义思想惊人的契合。她的《王子》是对《公主》一诗爱情主题的戏仿,在这一逆向改写的过程中,她将“天堂”大门上的伪装一个个剥掉,使其还原成地狱之门的本来面目,使被蛊惑的女性恢复理性和判断力。

丁尼生在这首诗中对女性提出一个耐人寻

味的问题“她是实体呢,还是影子?”<sup>⑧</sup>这个问题暗含着对女性生存价值的探究。罗塞蒂在《王子》中以暗喻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公主只不过是一个影子,远远地投射在那里,作为王子出行寻找的目标。她不仅消极、软弱,而且空洞、苍白。公主在540行的长诗中只说过一句话“暑去寒来,我要再等待多长?”她终日愁眉不展,泪水涟涟,只有沉睡可以使她暂时忘记等待的痛苦,完全丧失了行动力,徒劳地等待王子前来救赎,没有显现存在的价值。这是罗塞蒂对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处境的文学化描述,体现了罗塞蒂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这是不同于那种高调的女权主义的另一种女性关怀。《王子》一诗对“影子公主”的刻画,让人感到这类女性并不能激励出英雄的骑士,这正是罗塞蒂的睿智之处: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男性作家和画家的标准,诗人塑造了一个符合当时中产阶级标准的完美女性的形象,美丽、顺从、忠贞,但这个只会哭泣和沉睡的公主显然无法提升王子(维多利亚时代绅士的化身)的精神境界,无法使他更崇高、更有责任心。罗塞蒂以几乎不露痕迹的方式讥讽那种父权制荒谬可笑的逻辑。

关于骑士精神或绅士风度的标准,丁尼生借亚瑟王之口做了精辟的说明:

要信守自己的承诺,有如信守天主的箴言……要一辈子只爱一个女子,以高贵的品德来保护她、崇拜她直到赢得她的芳心。因为我明白,对一个男人来说,天底下没有什么力量比初恋的炽热更能让他摆脱原始的粗鄙,培养高贵的情操,使他……懂得珍惜颜面、追求真理,并具有种种让他成为男子汉的条件。<sup>⑨</sup>

以上述标准衡量王子,他是不合格的,这就不能归罪于公主未能激励出其英雄气概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男性口口声声标榜骑

士精神，把他们自己装扮成绅士，罗塞蒂笔下这个王子的形象，客观上揭示出他们之中许多人的真实面目。

### 三、《王子》对《远大前程》中 郝维仙小姐的修正

在罗塞蒂之前，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已经逆向改写过《睡美人》。就对《睡美人》主题的艺术改造而言，《王子》与《远大前程》具有很强的互文性，特别是罗塞蒂修正了狄更斯笔下的郝维仙小姐（Miss Havisham）这一人物形象。

《远大前程》以分期连载的形式于1860年12月至1861年8月间刊登在狄更斯本人创办的周刊《一年四季》（*All the Year Round*）上，整部小说（三卷本）随后于1861年出版。从创作和出版的时间上看，罗塞蒂最先完成的悼亡诗部分，如以手稿上标明的日期计算的话，晚于狄更斯的小说一年左右，<sup>①</sup>而整首诗的完成和出版则是晚了四年。关于《远大前程》中“睡美人”的童话因素学者们多有论述。<sup>②</sup>狄更斯是最早塑造“白发公主”的作家，将《王子》中的公主和《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小姐对比一下，可以看出狄更斯对《睡美人》的改写极有可能给了罗塞蒂极大的灵感，而罗塞蒂更从女性的视角，修正了被狄更斯妖魔化了的郝维仙小姐。

在某些细节的处理上，《王子》和《远大前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自欺欺人的手法试图使时间静止。在《远大前程》中，郝维仙小姐在婚礼当天被新郎抛弃，只收到一封冰冷的信，而收信的时间是八点四十分，从此以后，她“就让家中全部的钟表都停在八点四十分上”。<sup>③</sup>她阻止皮普告诉他日期“‘住口，住口，住口！’她显得焦躁不安，挥动着她的指头。‘我不想知道。’”（72页）“我不知道有什么

星期几，我不知道有什么星期。过六天你再到我这儿来，听到没有？”（53页）

而在《王子》中，侍女们劝慰公主说：

“睡吧，做个美梦，睡吧：

睡吧”（她们说：“我们已经蒙住了时钟，

做梦总比哭泣。”

（10-12行）

公主也好，郝维仙小姐也好，都无法面对时间的流逝，以自欺欺人的手法试图使时间静止。郝维仙小姐让家中所有的钟表停摆，而公主唯有听不到时钟的滴答声才能入睡。

其二，郁结于心，憔悴苍老。郝维仙小姐“也许当她周围的一切事物在很久以前停顿之时，她的脸就深深地陷入一种凝神沉思的表情。现在看上去似乎没有东西再能使她开颜……”“总之，好像有一种致命性的打击，使她整个儿地憔悴下去，无论是肉体还是灵魂，无论是内心还是外表，统统地憔悴下去了。”（53页）《王子》中的公主与郝维仙小姐一样：

我们从未见她露出笑容

或是皱起眉头；

床榻对她而言似乎永远不够柔软，

尽管铺着鸭绒；

她对自己的穿戴不甚留意，

裙子，花冠，或长袍；

我们觉得，华冠下

她苍白的额头总是痛楚，

直到她褐色的秀发

露出缕缕银丝。

（511-520行）

其三，没有出现的白马王子。郝维仙小姐“无疑把他（即郝维仙小姐的恋人，与她同父

异母的兄弟串通一气,玩弄她的感情、骗取她的财产)当成了自己的白马王子”(156页),而罗塞蒂最初创作的悼亡诗名为《姗姗来迟的白马王子》,这两位“睡美人”都穷尽一生,也没等到白马王子来迎娶自己。

其四,白发苍苍的新娘与死神的婚礼。在《林中睡美人》(*La Belle au bois dormant*)<sup>③</sup>中,贝洛以死亡的景象描述被催眠的事物,“王子走进城堡的前院。他在这里所见的一切使他毛发悚然,到处都是可怕的沉寂,到处是死的景象,到处躺着一些好像死去的人和动物的躯体”。<sup>④</sup>狄更斯无疑大大发挥了“死亡”这一主题,并将其和婚礼并置。郝维仙小姐总是和死亡的意象相联,“她头发上披下来一条长长的白色披纱,头上还别着新娘戴的花饰,但她的头发已经白了”(49页)。她看上去像是“一具尸体”,“一具苍白可怕的蜡人”,“一具骷髅”(49页),“要是房中的物品不是处在这样一种停顿状态,要是房中那些早已褪色衰朽的东西没有衬托出死寂般的气氛,即使这变色的新娘礼服穿在色消形褪的躯体之上,也不会这么像死人衣服,那条长长的披纱也不会这么像裹尸布。”(52页)“从前这屋里一定是富丽堂皇的,可如今屋内的每一件东西上都覆盖着一层尘土,或者布满了霉菌,都在腐烂着。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长桌,上面铺着桌布,仿佛一场宴会已经准备就绪”,结婚蛋糕上“结满了蜘蛛网”,而婚宴的宾客只有“蜘蛛”、“老鼠”和“黑甲虫”(73页)。狄更斯通过将死亡与婚礼的场景并置,暗示出白发苍苍、身着新娘礼服的郝维仙小姐,等待的已不是变心的情郎,而是死神。“‘终有一天死神会成全我的,’她带着副鬼一般的苍白面孔说道,‘那时他们会把我停放在这里,穿着新娘的礼服躺在迎亲的喜筵桌上’”(77-78页),郝维仙小姐预言她的葬礼亦即是她与死神的婚礼。

罗塞蒂无疑将这一想象融入自己的诗中,

只是去掉了所有哥特式的恐怖景象,只剩下凄美和哀婉,王子赶到的时候,公主已撒手人寰,无情的岁月使她褐色的秀发露出缕缕银丝;迎面走来的是扶着灵柩送葬的队伍,王子甚至没能见上公主一面:

没有人能够见到新娘,再也不能  
除了她的死神新郎。

(473-474行)

此处,罗塞蒂直接点明公主的葬礼即是她与死神的婚礼。

《远大前程》在颠覆《睡美人》童话时,将“睡美人”郝维仙小姐妖魔化,正如哈里·斯通(Harry Stone)指出的,狄更斯实际上将这一形象改写成“睡丑人”。<sup>⑤</sup>狄更斯确实是以刻画女巫的方式塑造郝维仙小姐的:这位“等待中的公主”本人扮演了童话中施魔法的女巫的角色,更过着女巫一样的生活“病愈后她让整座宅邸荒芜,这些你都已亲眼目睹。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出来见过天日。”“她的模样看上去活像这所屋子中的女巫”(157页),终日与老鼠、蜘蛛、虫子为伴,会“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50页)。她在婚礼当天被新郎抛弃,于是她仇视所有男性。她将埃斯苔娜培养成报复男人的工具——其美丽、冰冷、高傲的魅力可以轻易将男人的情感玩弄于股掌之间。她接济皮普的动机也是希望灌输给这个男孩不切实际的梦想,以便目睹他日后痛苦不堪的样子。斯通认为郝维仙小姐扶着皮普或埃斯苔娜在房间里绕圈散步的举动极具象征意味,这一绕圈的行为就像是她将两个年轻人画地为牢,她向二人灌输的扭曲的价值观就像是她对二人施加的咒语,导致了他们错乱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sup>⑥</sup>她就像童话故事中的食人女巫一样,啃食着皮普和埃斯苔娜的青春、美貌和灵魂。甚至连皮普本人也“产生了一种令人恐怖的幻觉”,觉得埃斯苔娜和他

“似乎也开始了缓慢的腐烂过程”（78页）。最终浓浓的烈焰结束了郝维仙小姐罪恶的人生，如同贝洛童话中女巫的结局，不是被烧死，就是被钉子扎死，亦或被石头砸死，下场充满了血腥和恐怖。郝维仙小姐极端的报复行为使她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美狄亚（Medea），这一西方文学传统中经典的恶毒女人。狄更斯对郝维仙小姐的处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没有履行“家中天使”职责的女性的丑化和惩罚。

狄更斯笔下这个可怜之人似乎只剩下可怜之处。而罗塞蒂更清楚地意识到这类女性的可悲和可叹之处，她们本是受害者，将她们发展成女巫一样疯狂的报复者，无疑是对她们情感的再次伤害。罗塞蒂在《王子》中，将狄更斯的“睡丑人”改写回“睡美人”，可谓是对《远大前程》的反拨。

## 结 语

笔者在《骑士精神的消亡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困境》一文中指出，在追寻世俗享乐的维多利亚时代，真正的骑士精神早已名存实亡，所谓的绅士风度只是徒有其表。罗塞蒂对骑士文学复兴的反思颇具超前性，《王子》出版后三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其《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一书中，也对当时中产阶级标榜的骑士精神或绅士风度大加挖苦，将他们对妇女的礼貌和恭维称为“空洞的颂扬”，“在伤疤上贴金”。<sup>②⑦</sup> 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性的政治》（*Sexual Politics*）一书中指出，维多利亚时代诗歌几乎总是在维护主流意识形态，仅仅在小说中真实的状况才显露出来，然而骑士意识仍然充斥其中，“若要取得性的革命和走在这一革命前头的妇女运动的成功，我们有必要揭下骑士精神的面具，并让世人明白，它的殷勤和亲切，其实是一种狡诈的操纵手段”。<sup>②⑧</sup> 此书出版于1970

年，其中关于“揭下骑士精神面具”的期望，早在一百多年前罗塞蒂的诗中已经做了出色的尝试。

一般认为，罗塞蒂并不支持女权运动，<sup>②⑨</sup> 她和夏洛特·杨（Charlotte Yonge）等人一起“激烈地反对奥利芬特所谓的‘妇女选举权的疯狂主张’”，甚至在“反对女性获得选举权的呼吁书”（*An Appeal Against Female Suffrage*）上签了名。<sup>③⑩</sup>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过，如果我们深入一步加以探究，就会发现罗塞蒂是在精神层面上维护女性的独立和自由。在女性普遍获得选举权的今天，女性在精神层面的独立和自由才是现代女性主义童话作家和评论家首要关注的议题，<sup>③⑪</sup> 而罗塞蒂早已注意到这一点，这是她超越时代之处，应当加以强调。这样看来，如果说罗塞蒂是当代女性主义者的先驱也不为过分。

和罗塞蒂的其他诗歌相比，《王子》的象征意义过于晦涩，<sup>③⑫</sup> 以往的研究者倾向于将这首诗解读为基督教寓言，而且往往强调诗人在勘破尘世间的生与死、荣与枯之后“出世”的一面。笔者认为诗中确实有基督教寓言的因素，但不能停留于此。从互文性视角重新审视《王子》，我们可以看出罗塞蒂更为“入世”的一面，诗人实际上以童话这种形式，含蓄曲折地与同时代的文学家、思想家展开对话，对社会普遍关注的“妇女问题”发表了自己独到而超前的见解。

## 注释：

- ① 袁欣 《骑士精神的消亡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困境》，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91-97页。
- ② 罗塞蒂在给友人的信中明确谈到，自己创作《王子出行记》的意图是以完全相反的方式讲述《睡美人》的故事。参见 Christina Rossetti, *The Letters of Christina Rossetti*, Vol. 1, ed. Antony H. Harrison (Charlottesville: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7-2004), 184页。
- ③ M. H. 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Fort Worth:



-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9), p. 31.
- ④ Horace, *The Complete Odes and Satires of Horace*, trans. Sidney Alexan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8.
- ⑤ 《诗海——世界诗歌史纲》(传统卷), 飞白译, 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 91页。
- ⑥ Joseph J. Moldenhauer, "The Voices of Seduction in 'To His Coy Mistress': A Rhetorical Analysis", *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10 (1968), p. 190.
- ⑦ 斯宾塞 《爱情小唱》(第70首), 李霁野译, 选自《世界名诗鉴赏辞典》, 辜正坤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902页。
- ⑧ 莎士比亚 《第十二夜》, 选自《莎士比亚全集》第2卷, 朱生豪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437-38页。
- ⑨ 罗伯特·赫里克 《给少女的忠告》, 汪剑钊译, 选自《世界诗库》第2卷, 飞白主编, 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 167页。
- ⑩ 见马伏尔的 "To His Coy Mistress", 1681; 沃勒的 "Go, lovely Rose!", 1645.
- ⑪ Christina Rossetti, *The Complete Poems of Christina Rossetti: A Variorum Edition*, Vol. 1, ed. R. W. Crump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9-1990), 105-110页。科阮普1979年所编的集注本《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诗歌全集》3卷, 收录了罗塞蒂的英文诗歌900多首, 是笔者研究罗塞蒂所依据的底本。在正文中随文标注诗行。
- ⑫ [清] 彭定求等编 《全唐诗》卷785, 中华书局1960年版, 精装本第11册, 8862页。
- ⑬ [南朝梁] 萧统编、[唐] 李善注 《文选》卷29, 中华书局1977年版, 410-411页。
- ⑭ 丁尼生 《丁尼生诗选》, 黄杲炘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 162-63页。以后引用, 在正文中随文标注页码。
- ⑮ Alisa Clapp-Itnyre, "Marginalized Musical Interludes: Tennyson's Critique of Conventionality in *The Princess*", *Victorian Poetry* 38 (2000), p. 233.
- ⑯ Marion Shaw, *Alfred, Lord Tennyson*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1988), p. 47.
- ⑰ Alfred Tennyson, *Tennyson's Poetry*, ed. Robert W. Hill (London: W. W. Norton, 1999), pp. 162-163.
- ⑱ Alfred Tennyson, *Tennyson's Poetry*, p. 105.
- ⑲ 丁尼生 《亚瑟王传奇》, 吴雪卿编译, 哈尔滨出版社2005年版, 181页。
- ⑳ 《王子》的最后六个诗节共60行(481-540行), 是罗塞蒂最早完成的部分, 原本是一首可以独立成篇的悼亡诗。诗歌创作于1861年10月11日, 手稿现存于大不列颠图书馆, 标题是《姗姗来迟的王子》。1863年5月该诗发表于《麦克米兰杂志》(第8期, 36页), 标题改作《姗姗来迟的白马王子》。
- ㉑ Harry Stone, "Great Expectations: The Fairy-Tale Transformation", *Dickens and the Invisible World: Fairy Tales, Fantasy, and Novel-Making* (London: Macmillan, 1980), pp. 298-315.
- ㉒ 查尔斯·狄更斯 《远大前程》, 罗志野译, 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 156页。以后引用, 在正文中随文标注页码。
- ㉓ 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睡美人”有两个版本, 一个来自法国, 即贝洛的《林中睡美人》, 另一个来自德国, 即格林的《玫瑰公主》。学者们指出, 格林兄弟的《玫瑰公主》实际上源于贝洛的《林中睡美人》。两个版本的差别并不大, 只是格林版更为简短。而且, 贝洛以死亡的景象描述被催眠的事物, 而格林兄弟将之简化为“沉睡”, 彻底抹掉了其中哥特式的恐怖描写(更适于儿童阅读)。在对“死亡”主题的处理上, 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与贝洛版的“睡美人”具有明显的互文性, 故此处的讨论只涉及贝洛的《林中睡美人》。
- ㉔ 贝洛 《法国童话选》, 倪维中、王晔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32-133页。
- ㉕ Harry Stone, *Dickens and the Invisible World*, p. 313.
- ㉖ Harry Stone, *Dickens and the Invisible World*, p. 315.
- ㉗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妇女的屈从地位》, 汪溪译, 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327, 294页。
- ㉘ 凯特·米利特 《性的政治》, 钟良明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93, 109页。
- ㉙ Mary Arseneau, *Recovering Christina Rossetti: Female Community and Incarnational Poe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 36.
- ㉚ 伊莱恩·肖瓦尔特 《她们自己的文学》, 韩敏中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03-204页。
- ㉛ 这一点由杰克·宰普斯(Jack Zipes)所编当代女性主义童话集的标题即可看出《别把宝押在王子身上》。另外, 麦当娜·寇本施莱格(Madonna Kolbenschlag)的女性主义童话批评专著《与睡美人吻别》也表明了这一点。
- ㉜ Jan Marsh, *Christina Rossetti: A Literary Biography* (London: Jonathan Cape, 1994), p. 322.

(作者单位: 北京语言大学英语学院)

责任编辑: 段映虹

as a result of the tribunes' plot, Coriolanus becomes "a lonely dragon" thirsting for revenge. Indeed, he would destroy Rome, were it not for the love for his mother, his wife and his little son. In the triple mirror of love, he recognizes his former self, i. e. Rome's lover. Together with this recognition follows a new resolution and the revolution of his fate: he is killed as a traitor by his enemy – ally, whereby he redeems his former identity and fulfils his virtue, i. e. love for his polis.

### **Lady Macbeth's Child and the Revised History**

**XU Jia**

In Act I, scene vii, of *Macbeth*, Lady Macbeth mentions that she has "given suck", yet her child has never appeared on stage, which arouses discussions on whether the child is a symbol, a historical existence or just Shakespeare's "mistake in haste".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is child, explores a revised history from the viewpoint of early modern English family concepts, and argues that through this child's contradictory and puzzling existence, Shakespeare makes an "unholy family" for Macbeth, destroys step by step Macbeth's legitimacy claimed in Holinshed's *Chronicles*, and eventually rewrites the history.

### **Temporal and Spatial Mode in *Paradise Lost* and Seventeenth – century Cosmology**

**LUO Shimin**

In reading *Paradise Lost*, readers go through a whole process beginning with Creation, followed by Fall and ending with Salvation, which turns reading into a movement in time, as well as in space extending from Heaven to Eden and to Hell. This movement on the horizontal level of time and the vertical level of space presents a cross – shaped image of Cosmic Axis, which refers to a structure of literary metaphor. The literary Cosmic Axis is the core structure of Milton's literary cosmos built with the poet's poetic imagination. This self – contained cosmos expresses the mode of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the mode of being owned by the poet and his age in the two dimensions of time and space.

### **The Revival of "Imagination" and Romance in the Mid-18th Century and *The Castle of Otranto***

**SHAO Ling**

On a close study of the prefaces of *The Castle of Otranto* published respectively in 1764 and 1765, this essay argues that the implicit continuities between the two versions highlight what Horace Walpole intends to achieve with "gothic story", namely, to create a new way of writing by combining Gothic imagination with a truth – rendering mimetic effect. It places Walpole's conceptions along the mid-18th-century English novel writing and criticism in which the discourse of imagination and romance was gaining strength, and shows how *The Castle of Otranto* fulfills what its author envisions.

### **The Transcendence of Victorian Views on Love: An Intertextual Study of "Prince's Progress"**

**YUAN Xin**

Rossetti's "The Prince's Progress" is rich in intertextual elements. Unless one scrutinizes them one

cannot fully grasp the Victorian period connotations of the poem.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em simply as a Christian allegory is far from adequate.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probable hidden messages beneath the simple surface of this long fairy-tale poem. Investigation of the multiple pre-texts that Rossetti may have reinscribed in this poem reveals how she attempts to enter into the social debates of her day and succeeds in transcending the dominant values of the mid-Victorian period notions of love.

### **The Dilemmas of Women's Writing and Publica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Constance Fenimore Woolson's "Miss Grief"**

**LI Jin**

Although American women's writing thrived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men still controlled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Constance Fenimore Woolson was one of the 19th-century American women writers who revealed in their tales about writers the social bias against female authorship. Her often-anthologized "Miss Grief" delineates the checkered journey that the female writer protagonist undertakes in seeking a literary marketplace for her works.

### **Subtext of "Poem": Painting, Simulation, "Bristol Board"**

**LI Jiana**

"Poem" was written by Bishop when she was 61. It has been regarded as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of history vs. present, art vs. life, painting vs. poetry or about family relationship, etc. After decoded it is rediscovered that "Poem" cracks between text and subtext. "Poem" is actually an elaboration of Bishop's aesthetics of creation: Poetry seeks after dimensions of painting and tangible details; Poetry simulates reality but is not identical to it; Poetic form must be a "Bristol board". These ideas provide us with the valuable first-hand data to access the artistry of Bishop's poetry.

### ***The Waste Land* and the Tarot Pack**

**CHEN Qingxun**

By introducing the Tarot pack into *The Waste Land*, Eliot sets up rich and unique symbolic systems in the poem, orchestrating the seemingly fragmented and chaotic imagery into order and structure. Although often claimed as the deep intrinsic structure of the poem, the Grail legend is much too concealed to work alone without the interplay of the tarot cards acting as its visible representation and extrinsic structure. Meanwhile, as a reflection of Eliot's contemporary culture and his personal religious pursuit, the tarot cards are interwoven with classic literature, thus substantially broadening both the content and the form of his poetry.

### **Young England: Middle-class Fluidity in Two Middlebrow Novels**

**JIN Xiaotian**

In the interwar years, the growing number of English lower-middle classes substantially augmented the group of middle classes, changing its composition and culture with the altered structure. In the